

# 你在哪里

家幽默

□蔡澜

“你在哪里？”根据一项调查，夫妇对白中，妻子问丈夫最多的就是这句话。恋爱中，男人的回答是：“我希望在你身边。”但是专家指出，一对夫妇的热恋，有个三四年已很幸运。经济的压迫，抚养子女的负担之下，爱情渐淡，“你在哪里”变成了管束，令男人喘不过气来。

无趣的男人，将很快衰老；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才是好男人。可是女人永远都不明白这一点。大人也需要玩具：从汽车、音响的奢侈，到养鱼、种花的淳朴，都令他们着迷。面对男人的这些兴趣，女人会即刻说：“算了，节省一点，买大一点的房子才能去玩那些无聊的东西！”

路过山顶那家极有品位的咖啡屋时，老婆走进超市，大喊：“厕纸又涨价了。”女人的毛病是从一个可爱的少女，一秒一分、一刻一时、一天一年地，变成一个杀梦的人。不过，她们有一千零一个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：“你以为养这个家是那么容易的吗？”她们通常忽视男人的血汗。

和蝎子要蜇死对方的天性一样，女人必须统治，这才对她们的人生产生意义。

女人攻克对方不是在一朝一夕，她们是时时刻刻地、一点一点地侵蚀过来。她们长期“作战”的功夫，颇值得学习。男人在精疲力竭时觉得反抗已经是多余的，他们便很快地学会投降，这是最不费气力的。

到男人一点呼吸的空间都没有的时候，女人又要哭：“我是关心你呀！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反而要说我管你，真是好心没好报！”有时一天来几次电话，到你的办公室，到你的健身房，到你吃饭的餐厅。

好了，这时候男人的狩猎本能爆发，在又听到“你在哪里”的时候，像大力水手吃到了菠菜，偷情的本领越来越大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抓得住。“你在哪里？”“我在开会。”“你在哪里？”“我在加班。”“你在哪里？”“我在餐厅谈生意。”



“怎么这么忙？”女人大喊。

男人心安理得地回答：“多赚一点嘛，中西合璧情人节时，给你买个戒指，为你好嘛。”中西合璧情人节，要十九年才一次。女人还听不出来，感动得要命。对女人们一好，她们便开始担心了。

男人做过亏心事之后心有愧疚，当然对

老婆越来越好。终归，男人是顾家的，聪明的男人不至于弄到家破人亡。而聪明的女人，学会放丈夫一马，大家除了做夫妇，也可以做朋友。婚姻最圆满时，也是大家成为老伴时。

在女人不明白这一点之前，她们还是要问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最高的境界，最后的绝招，是男人拿起电话，问老婆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奇葩的客人

一个好朋友是汽车租赁公司的职员，有一天中午我去他的公司闲转，我问他：“天天租车给别人，有没有遇到过奇葩的客人呢？”

他看了看院子里说：“你看那边，那个客人一大早来租的车，到现在还没倒出去。”

让座

有一天上午，我坐公交车路过一座公园门口，瞬间挤上来十几位大爷大妈，一位大爷问座位上的大妈：“看你面色红润，今年有50岁吗？”大妈笑开了花，说：“我今年都62岁啦！”大爷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73岁了，快给我让座！”

不累吗

甲：你看，旁边那人的眼睛始终盯着邻座的手机看，脖子都要伸进人家视线里了，一点儿也不注意。

乙：是呀，有的人就是好奇先生。

甲：他还看，都看这么长时间了。

乙：你一直盯着他不累吗？

彩票

顾客：帮我按这上面的号码打印5张彩票。

老板：你不是一直用老婆的生日号码吗？今天换号了？

顾客：我俩吵架了，今天换我的生日号码。

意外收获

女友网购了一件护肤品，说是法国的正品。化妆品到了，只见盒子上写着一串显眼的英文：Made in faguo。

冤

放学老爸来接我，等了很久都没等到我。他回家后就把我打了一顿，说我逃课，不去上学。我喊冤，我爸说我在你们小学门口等了一个小时呢！我含着泪说：“爸，我现在初一了！”

(晚综)

## ·小说连载

### 中原大战

(4)

■文/关河五十州

#### 精诚所至

黄郭在北方军政界拥有很高地位。冯玉祥对他也很关注，尤其对黄郭出版的“一战”专著极为欣赏，曾买了数百本让部下阅读。这些部下中有人后来见过黄郭，竟然还能背得出书中的几段警句。

黄郭后来经人介绍正式与冯玉祥相识。当时冯玉祥正以陆军检阅使的身份率部驻扎北京南苑，他邀请黄郭定期去南苑军营，为他本人及其营以上军官讲授军事学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。

从北平到南苑，一个小时车程即可到达，但那段道路崎岖不平，黄郭向有胃病，来回两个小时颠簸下来，经常捂着肚子叫痛，并且许久都说不出话来。

尽管家人多次劝他告假，然而黄郭仍坚持不懈，他说：“这个集团可能是为北方工作的唯一部门，彼此必须认识了解，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，能(让他们)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形势，或者可以少误国事。”

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黄、冯关系日益密切，两人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。有一次黄郭讲演结束，请冯玉祥指派一些部属到家里吃顿饭。虽然请的是晚饭，但客人们很早就从南苑赶来北京，并且转述了冯玉祥关照的话：“黄先生(黄郭)不是空闲着的人，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，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会像他那样？你们早点去，谢谢他。”

黄郭的功夫没有白费。就在他和冯玉祥结交的那一年，冯玉祥朝“已成力量之人”更进了一步。当年美国《每周评论》发起民意测验，在“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”中，冯玉祥得票仅次于孙中山，名列第二，超过了他的上司、直系首脑吴佩孚。

眼见“首都革命”的时机逐渐成熟，黄、冯经过多次密谋，决定发起政变。通过政变，冯玉祥罢黜了“贿选总统”曹锟，解散了声名狼藉的“猪仔国会”，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，以实际行动将自己从北洋系统中割裂开来。

很多时候，政治家的私人情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源。虽然“首都革命”形成的局面并没有

维持太久，但黄郭却因此与冯玉祥建立起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。

在武汉政府已向冯玉祥投去“甘辞厚饵”的情况下，黄郭出面稍一斡旋，冯玉祥就答应蒋介石的邀请，到徐州与其见面。

1927年6月19日晨，蒋介石沿陇海线专车西上，在郝寨车站欢迎冯玉祥。

等了很久，西面才传来数声汽笛，一列火车缓缓驶进了月台。

前面的车厢是“花车”，也就是有豪华装饰的高级车厢，里面有卧室、起居间和饭厅。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冯玉祥坐的，但是左瞧右瞧，发现全是冯玉祥的文武随员，唯独不见冯玉祥本人的影子。这些随员见月台上的人伸首窥探，便知道是在找他们的老大，遂用手指了指后面的车厢。

大家一齐向后走去。令人诧异的是，后面的车厢并非客车车厢，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，以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，里面既无窗户也无桌椅。等铁皮车驶近了，只见一个布衣敞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，向着众人招手，原来他就是冯玉祥。

这是蒋、冯第一次见面。

冯玉祥抵徐后，下榻在花园饭店。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，席间谈笑风生，颇为融洽。

趁谈得高兴，蒋介石便提出来，希望冯玉祥能帮他们打武汉。冯玉祥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请求，先前汪精卫也是这一套，当然是反过来，让他帮武汉打南京。

在已经收了汪精卫好处的前提下，冯玉祥决定两不得罪，谁也不打。他对蒋介石说：“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，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，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！不论如何，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。我恳求你们共同北伐，先打倒我们的敌人，这是重要的事。”

第二天，南京政府的一批文官、元老也专车抵徐，参加与冯玉祥的会商。会商过程中，冯玉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。

蒋介石至此不再提及冯玉祥打武汉的要求。晚宴上，冯玉祥一语惊人：“今天是南赤、北赤在这里集会！”

下期关注：紫气东来

## ·小说连载

### 若爱重生·周旋 1946

(5)

■文/纳兰香未央

#### 压抑的情愫

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，竟然是在那样纠结不安的场合：自己和养父去参加一个高级军官女儿的周岁庆典，她看到一个被打扮成小公主模样的女孩，坐在年轻英俊的军官怀中，那军官对怀中抱着的女孩宠溺地笑着。自己被带到这对幸福的父女身边，记不得养父让自己称呼那军官什么了，忘不掉的，是那军官看到自己后那蓦然的震惊，难掩的慌乱的面容。

后来，当自己被小姨找到，准备回母亲身边时，她再次见到了那名军官。虽然那天他穿着便装，她还是一眼认出了他：是父女间注定的心灵相通，还是那张清癯英俊的面容太令人难忘？她实在想不明白。更让人费解的是，小姨竟告诉她，这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！当她抓着小姨的手，在她一再的催促下叫了声“爸爸”时，她心底同时打上了这样一个问号：“他不是有女儿吗？那个小公主……”她看到他居然不停地背过身去悄悄拭泪，还在奇怪：霸气外泄的他，怎么会有那样多的泪水？

片刻的沉静，仿佛时间凝固不动，一种疏离的别扭的气氛在涌动。

江静舟叹口气，率先打破这难言的尴尬局面：“梅儿，真的你吗？”

一声“爸爸”已经涌到唇边，又生生被女孩咽了回去。她的语气之镇定、平和，甚至是冷静、残忍，连她自己都没想到：“我想，我们应该有着正规的工作程序才对？云表哥同志！”

这番话，让对面的人一愣，那别扭称呼，也让他唯有在心底苦笑。

“鱼沈雁香天涯路。”女孩字正腔圆地说出这句古诗句。

“始信人间别离苦。”江静舟不假思索却是有些机械地对上了这句暗号。

心绪之河不禁泛起阵阵涟漪：这究竟是谁搞的恶作剧？让我们父女的接头暗号也这般凄清？他忍不住在心底嘟囔了一句。

这冷酷残忍和决绝无奈，让潜伏敌营十几年的他，尝尽了心酸辛苦！一切都如过眼云烟，一切都可以隐忍不计，可是想到自己心爱的女儿，如今也要沿着父母的足迹走上这条凶险莫测的道路，作为父亲的他，心中此刻充盈的竟然是满满的不忍和悲伤！

守在门外的许若飞手里玩着一支铅笔，心不在焉地在一张白纸上涂涂写写。他不知道里屋这对父女的相见是怎样一种情形，但他暗暗祈祷，自己崇拜的上级和大哥能骨肉相亲，有一次难得的宣泄自己情感的机会。

江静舟成家早生女也早，女儿沁梅出生那年，他才十八岁，还是一名刚参加完北伐之战的黄埔军校生。如今三十六岁的他正当壮年，却是青春痕迹犹在的模样，陡然间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从天而降，竟然是他的亲生女儿！这多少让知道内情的许若飞暗自好笑：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中，师座自己还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呢。

此刻，这个在自己下属眼中依旧年轻的少壮派将军，正纠结在这盼望已久，却又晦涩难言的亲情中。

“暗号无误吧……沁梅同志？”江静舟这样叫着女儿的亲生女儿，心底不由得孩子气地暗自嘀咕一句：“哼，小丫头，总不至于也要我循规蹈矩地叫你一声虹表妹吧？”

“是的……爸爸。”女孩也脸红了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轻声说，随即又赶紧加上一句，“我知道，按规定，我应该称呼您表哥，但我，就是想，破例叫您这么一声……以后我会注意的，请您放心！”

下期关注：父女倾心交谈